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皇雜錄 第三卷

高力士既譴於巫州，山谷多薺而人不食，力士感之，因為詩寄意：「兩京作斤賣，五溪無人採。夷夏雖有殊，氣味終不改。」其後會赦歸，至武溪，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，坐事謫嶺南，停車訪舊，方知上皇已厭世。力士北望號泣，嘔血而死。天寶末，群賊陷兩京，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、樂工、騎士，每獲數百人，以兵仗嚴衛，送於洛陽。至有逃於山谷者，而卒能羅捕追脅，授以冠帶。祿山尤致意樂工，求訪頗切，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。群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，宴偽官數千人，大陳御庫珍寶，羅列於前後。樂既作，梨園舊人不覺歎歎，相對泣下，群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，而悲不能已。有樂工雷海清者，投樂器於地，西向慟哭。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，支解以示眾，聞之者莫不傷痛。王維時為賊拘於菩提寺中，聞之賦詩曰：「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更朝天。秋槐落葉空宮裡，凝碧池頭奏管弦。」

唐天寶中，有孫甌生者，深於道術。玄宗召至京師。甌生善轉石繫卵，折草為人馬，乘之東西馳走。太真妃特樂其術，數召入宮試之。及祿山之亂，不知所之。

唐開元中，有僧義福者，上黨人也。梵行精修相好端潔，縉紳士庶，翕然歸依。嘗從駕往東都，所歷郡縣，人皆傾向，擅施巨萬，皆委之而去。忽一旦召其學徒，告已將終。兵部侍郎張均、中書侍郎嚴挺之、刑部侍郎房琯、禮部侍郎韋陟，常所禮謁，是日亦同造焉。義福乃升座，為門徒演法，乃曰：「吾沒於是日，當以訣別耳。」久之，張謂房曰：「某宿歲饋金丹，爾來未嘗臨喪。」言訖，張遂潛去。義福忽謂房曰：「某與張公游有數年矣，張有非常之咎，名節皆虧。向來若終法會，足以免難，惜哉！」乃攜房之手曰：「必為中興名臣，公其勉之。」言訖而終。及祿山之亂，張均陷賊庭，授偽署；房琯贊兩朝，竟立大節。

僧一行，姓張氏，鉅鹿人，本名遂。唐玄宗既召見，謂曰：「卿何能？」對曰：「唯善記覽。」玄宗因詔掖庭，取宮人籍以示之，周覽既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讀，數幅之後，玄宗不覺降御榻，為之作禮，呼為「聖人」。先是，一行既從釋氏，師事普寂於嵩山。師嘗設食於寺，大會群僧及沙門，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，且聚千餘人。時有盧鴻者，道高學富，隱於嵩山，因請鴻為文，贊歎其會。至日，鴻持其文至寺，其師授之，致於几案上。鐘梵既作，鴻請普寂曰：「某為文數千言，況其字僻而言怪，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，鴻當親為傳授。」乃令召一行。既至，伸紙微笑，止於一覽，復致於几上。鴻輕其疏脫而竊怪之。俄而群僧會於堂，一行攘袂而進，抗音興裁，一無遺忘。鴻驚愕久之，謂寂曰：「非君所能教導也，當縱其遊學。」一行因窮《大衍》。自此訪求師資，不遠千里。嘗至天臺國清寺，見一院，古松數百步，門有流水。一行立於門屏間，聞院中僧於庭布算，其聲簌簌。既而謂其徒曰：「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，已合到門，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。」又謂曰：「門前水合卻西流，弟子當至。」一行承言而入，稽首請法，盡授其術焉。而門水舊東流，忽改為西流矣。邢和璞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其聖人乎？漢之洛下閎造《大衍曆》，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，則有聖人定之。今年期畢矣，而一行造《大衍曆》，正在差謬，則洛下閎之言信矣。」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，借楊雄《太玄經》，數日復詣崇還其書。崇曰：「此書意旨深遠，吾尋之積年，尚不能曉。吾子試更研求，何遽見還也？」一行曰：「究其義矣。」因出所撰《大衍玄圖》及《義訣》一卷以示崇，崇大嗟伏，謂人曰：「此後生顏子也。」初，一行幼時家貧，鄰有王姥者，家甚殷富，奇一行，不惜金帛，常前後濟之，約數萬，一行常思報之。至開元中，一行承玄宗敬遇，言無不可。未幾，會王姥兒犯殺人，獄未具，姥詣一行求救。一行曰：「姥要金帛，當倍酬也。君上執法，難以情求，如何？」王姥戟手大罵曰：「何用識此僧！」一行從而謝之，終不顧。一行心計渾天，寺中工役數百，乃命空其室，內徒一大甕於中央，密選常住奴二人，授以布囊，謂曰：「某坊某角有廢園，汝向中潛伺。從午至昏，當有物入來，其數七者，可盡掩之。失一則杖汝。」如言而往，至酉後，果有群豕至，悉獲而歸。一行大喜，令置甕中，覆以木蓋，封以六一泥，朱題梵字數百，其徒莫測。詰朝，中使叩門急，召至便殿，玄宗迎問曰：「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，是何祥也？師有以禳之乎？」一行曰：「後魏時失爰惑，至今帝車不見，古所無者，天將大警於陛下也。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，則殞霜赤旱。盛德所感，乃能退舍。感之切者，其在葬枯出繫乎！釋門以嗔心壞一切喜，慈心降一切魔。如臣曲見，莫若大赦天下。」玄宗從之。又其夕，太史奏北斗一星見，凡七日而復。至開元末，裴寬為河南尹，深信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日夕造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云：「方有少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」寬乃屏息，止於空室，見寂潔滌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叩門，連云：「太師一行和尚至矣。」一行入，詣寂作禮。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。寂但頷云：「無不可者。」一行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闔其戶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「遣鐘，一行和尚滅度矣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一如其言。滅度後，寬乃服衰經葬之，自徒步出城送之。

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，頗憂時議不葉，因訪於高力士：「用仙客相，外議以為如何？」力士曰：「仙客出於胥吏，非宰相器。」上大怒曰：「即當康。」蓋上一時恚怒之詞，舉其極不可者。或有竊報，以為上之於恩渥頗深，行當為相矣。聞之，以為信然。翌日，盛服趨朝，既就列，延頸北望，冀有成命，觀之者無不掩口。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。力士為將作大匠，多巧思，尤能知地，常謂人曰：「我居是宅中，不為宰相耶？」聞之者益為嗤笑。

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，各為左右，分為部目，為某家寵，某家驕。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，上俾之教習，無不曲盡其妙。因命衣以文繡，絡以金銀，飾其鬃鬣，間雜珠玉。其曲謂之《傾杯樂》者，數回奮首鼓尾，縱橫應節。又施三層板牀，乘馬而上，旋轉如飛。或命壯士舉一榻，馬舞於榻上，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，皆衣淡黃衫，文玉帶，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。每千秋節，命舞於勤政樓下。其後上既幸蜀，舞馬亦散在人間。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，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。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，不之知也，雜之戰馬，置之外棧。忽一日，軍中享士，樂作，馬舞不能已。廝養皆謂其為妖，擁箠以擊之。馬謂其舞不中節，抑揚頓挫，猶存故態。廝吏遽以馬怪白承嗣，命箠之甚酷。馬舞甚整，而鞭撻愈加，竟斃於櫪下。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，懼暴而終不敢言。

唐玄宗自蜀回，夜欄登勤政樓，憑欄南望，煙雲滿目，上因自歌曰：「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征夫久未還。」蓋盧思道之詞也。歌訖，上問：「有舊人乎速明為我訪來。」翌日，力士潛求於里中，因召與同至，則果梨園子弟也。其夜，上復與乘月登樓，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。遂命歌《涼州詞》，貴妃所制，上親御玉笛為之倚曲。曲罷相睹，無不掩泣。上因廣其曲，今《涼州》傳於人間者，益加怨切焉。

至德中，明皇復幸華清宮，父老奉迎，壺漿塞路。時上春秋已高，常乘步輦，父老進曰：「前時上皇過此，常逐從禽，今何不為？」上曰：「吾老矣，豈復堪此！」父老士女聞之，莫不悲泣。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，善舞《凌波曲》，常出入宮中，楊貴妃遇之甚厚，亦游於國忠及諸姨宅。上至華清宮，復令召焉。舞罷，阿蠻因出金粟裝臂環，云：「此貴妃所與。」上持之淒怨出涕，左右莫不嗚咽。

明皇既幸蜀，西南行，初入斜谷，屬霖雨涉旬，於棧道雨中聞鈴，音與山相應。上既悼念貴妃，採其聲為《雨霖鈴》曲，以寄恨焉。時梨園子弟善鬻策者，張野狐為第一。此人從至蜀，上因其曲授野狐。洎至德中，車駕復幸華清宮，從官嬪御多非舊人。上於望京樓下命野狐奏《雨霖鈴》，曲未半，上四顧淒涼，不覺流涕，左右感動，與之歎歎，其曲今傳於法部。

天寶中，諸公主相效進食，上命中官袁思藝為檢校進食使，水陸珍饈數千，一盤之費，蓋中人之家之產。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，遇公主進食，方列於通衢，乃傳呵按轡，行於其間。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，華僅以身免。

武惠妃生日，上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。上乘步輦，從復道窺見衛士食畢，以餅相棄水竇中。上大怒，命高力士杖殺之。上方震怒，左右無敢言者。寧王從容請上曰：「從復道窺見諸衛士之小過而殺之，恐人臣不能自安，又失大體。陛下志在勤儉愛物，惡棄於地，奈何性命至重，輕於殘殮者乎？」上歷然悟，遽命赦之。

杜甫後漂寓湘潭間，旅於衡州耒陽縣，頗為令長所厭。甫投詩於宰，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遺。甫飲過多，一夕而卒。《集》中猶有《贈聶耒陽》詩也。